# 艳鬼开斋

花洒水珠四溅，在一具曲线柔美，珠圆玉润的晶莹胴体上弹跳，滑泻。

雯雯怃摸自己的肌肤，宛如羊脂白玉，给水一冲，更滑不溜手。

她媚眼闪光，满面春风，乐孜孜，唇际微笑盈盈，香腮上绽开二只笑靥。

无他，情侣大卫今日漏夜飞返香港，一落机，将第一时间赶到她的香闺，与她携手共游巫山。

这，怎么不令她暗暗偷笑？

已经饿了成个礼拜，她下面那只嘴巴早已饿得发慌，真想马上将他胯下那条又粗又长的大红肠吞进去。

女为悦己者容，她得先将娇躯洗白白。

大卫每次都会从她的秀发吻到玉足，一地方也不会放过，上上下下都得洗乾净才行，特别是阴户。

他最喜欢嗅闻舐舔她的迷人洞，所以她特别洗涤得细致。

她一手握住花洒，一手洗抹隆阜上的萋萋芳草，好一根茸毛都乌油油发亮。

肥肥厚厚的两大片肉唇，更洗得一乾二净。

还将肉唇翻开，将褚啡色的小阴唇，浅红色色的小穴阴珠也冲洗一番。

对了，大卫每次都会把他的舌头伸进去，如小灵蛇游戈桃花溪，所以务将那小溪也冲一冲。

想到这儿，雯雯将花洒的龙头卸下，拿看胶管，对唯桃源洞口直射。

「哔」她不由得浑身一电，如遭电击一般。

水柱率先击中悬挂在肉蚌上的珍珠，那粒小核，她最敏感。

大卫每次用舌尖舐触，用嘴唇含吮，用牙齿轻咬，她都会打冷震似的花枝乱颤，米粒般大的东西，也顿时胀大，

宛若黄豆。

这回给水柱冲击，她同样激动，快感阵阵。

用手指捻捻，哇，居然也会暴胀！

水柱很大，不但冲击洞口，也冲入洞内。

不过，她很快就将胶喉移开。

她想起大卫说过，他喜欢嗅闻桃源仙洞内渗透出来的那股香味，是很奇妙的肉香，他一嗅到就血脉贲张，十分

亢奋。

只洗掉些异味就行啦，可别将他喜欢的香味都洗掉她心中这样想。

但水柱甫离，她又有份空虚的感觉，她下面的嘴巴连水都没得喝，遑论大香肠？怎不今她空虚？

自从有了大卫，她狂热地爱上了那条有生命的大肉棒，连人造「斋」棒都觉得强差人意，跟闺中密友阿梅分隔

两地的性苦闷，给肉棒一扫而光。

想到阿梅，她不由得心头一酸

阿梅是她的性启蒙老师，三月前移民枫叶国，未几竟传来恶耗，车祸丧生，魂归天国。

幸亏，遇上了大卫，一见锺情，填补了阿梅的空缺。

况且，大卫胯下有条可爱的宝贝，阿梅这女人是没有的，更可以填补她牝户中的空缺，美不可言。

雯雯冲完凉，一丝不挂躺到床上，闭口养神，就等大卫飞来┅┅

迷迷糊糊间，她觉得玉足给人捧住，一边索嗅，一边舐吻，更将一双只足趾含吮。

雯雯乐了，她知道是大卫。大卫非常喜欢她的一对玉足，雪白光致致，六肤圆，纤秀却又肉嘟嘟，柔软无骨。

雯雯让他又含又嗅，心想，ＯＫ，我装睡，看你接下来如何？

接下来，嘴巴沿看足踝，小腿，直吻到大腿尽头。

两条粉腿给大大擘开，手指轻抚着荷阴阜上柔软茸毛，滑下去，爱抚胀卜卜的水蜜桃，一节手指嵌进肉缝，溅

出甜蜜蜜的汁来

「他会凑上嘴巴来吻」雯雯心想，心儿又如鹿撞，尽管巳给他舐吻过好几次，她还是一想起他那条阴茎，就莫

名激动，下面那只嘴巴津液盈盈。

她记得大卫第一次对她说：「雯雯，给我亲亲你的嘴儿」

「你不是正亲着吗？」雯雯眨眨黑宝石般的明眸。

她觉得奇怪，他们搂抱在一起，不停地在热吻呢

「我是说┅┅」大卫诡秘地，「亲亲你的直嘴巴上面这只，是横嘴巴，下面的是直嘴巴，让找吻吻好么？」

大卫边说已边撩起她的裙子，伸手进内裤，一把摸住高高坟起的阴户。

雯雯双颊顿生桃红，媚眼半闭，也不答腔，只是将肥肥白白的大腿张开些。

大卫明了，一骨碌跪到她腿间，褪下她的内裤。

「哔好美的樱嘴两片肥厚红唇，一条迷人幽溪┅┅」他嘴巴凑上去，「唔，好香两股肉香，你上面只嘴巴呵气

如兰，下面只嘴巴也馨香扑鼻，我喜欢┅┅」

说看就手口并用，又舐又含，还伸条小灵蛇进洞去大肆骚扰，搞得雯雯花枝乱颤，神魂颠倒。

给他品玉之后，她自然而然用下面只没牙的嘴巴，替他吹箫，这是她第一次吹真正的肉，不是阿梅的手指，不

是阿梅的假阴茎，是货真价实的肉箫，吹得雯雯她欲仙欲死，快活无比。

从此，就成了一对情侣。

现在她躺在床上装睡，任由他含吮脚趾，嗅闻玉足，亲吻粉腿，直至大腿尽头，她知道他一定要亲她的直嘴巴

了。

果然，一条湿腻腻的舌头，贴到她肥肥厚厚的阴唇上来，上下左右来回舔舐，又嗅又吻。

随后又尽量张大口将她的水蜜桃含住，舌尖在肉缝中滑动，一下子钻进小穴

雯雯震了一下，轻轻地吁了口气。

舌头如灵蛇游进桃花溪，东窜西撩，上卷下挠，灵活得像手指儿。

当然比手指更抄，手指有片指甲，不若舌头柔和。

不过，三寸不烂之舌嘛，三寸，毕竟太短，不过瘾，难止痕。

但，奇怪，大卫一周不见，刮目相看，他的舌头，竟长了许多！何止三寸，恐怕六寸都有

她觉得舌尖一直抵到她阴道深处的玉盾，似想舐开了宫口，钻进子宫去逛逛。

不但长，是粗壮了很多很多，浑如一条阴茎唯一不同就是没有肉棒那么硬绷绷，但又比阴茎灵活。

阴茎只会抽插，这条长舌却会翻卷，拨撩，窜动，弹跳┅┅

啊雯雯给他的舌头挑逗得春水汩汩，欲火熊熊，她需要硬翘翘的铁棍猛捅了！

「给我！大卫给我，你的肉棒」她伸手抓仲他的肩臂，要往身上拉。

同时翻卷眼帘，仰起俏脸，向下瞧去。

「喔┅┅」她蓦地倒抽一口冷气

不是大卫竟是┅┅

「雯雯，是我啊」一个赤条条的美少女

竟是阿梅做梦吧？雯雯用皓齿咬咬下唇，痛！

「雯雯，是我啊，甚么大卫？」

阿梅眨眨眼，微微蹙起眉宇。

雯雯一骨碌坐起身来，又驽又喜道：「阿梅姐，你┅┅你┅┅伯母说你┅┅」

「死了」阿梅耸耸肩，「真的，妈咪没乱讲，我真的已经死了，车子从山腰跌落河裹，真倒楣。」

「你死了怎么能┅┅你骗我吧？」雯雯半信卡疑，将她的手握起来，贴在自己的心口上：「唔，手真的凉凉的

┅┅」

阿梅挨到她身边，笑盈盈道：「刚才我亲你的小宝贝，舌头钻进去，你不觉得有异吗？跟以前不同嘛」

「是是，长，长了很多，钻到我子宫口上」雯雯马上点头。

「就是嘛不是鬼，能将舌头变得出七长？」阿梅口光灼灼望住她：说道

「雯雯，我挂念你，非常挂念，心不死，所以来看你┅┅」

雯雯见眼前的阿梅，与生人无异，想起以前情同爱侣，伯母从枫叶国电告她阿梅死讯时，她伤心欲绝，哭得似

泪人儿一般。

现在竟能重逢，实在做梦都想不到的，不由得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她一下扑到阿梅的怀中，一手轻抚着阿梅的椒乳，说：「阿梅姐，我想死你了」

「我也是」阿梅捧起雯雯的脸，四目交投，四片樱唇紧紧地贴在一起，接了个长长的热吻┅┅

这使雯雯想起两年前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六岁，少女情怀总是诗，她暗恋一个俊俏的大学生，但他突然失了踪，

原来去了外国读书。

她很惆怅，失落，甚至伤心。

比她大两岁的阿梅安慰她，将她搂在怀裹，也像现在这样，四片樱唇贴在一起，吻得雯雯浑身酥软，心儿「卜

卜」乱跳。

阿梅将她的衣服褪去，两个女孩子寸缕不着倒在床上。

阿梅从雯雯的红唇，吻到已高高隆起的碗型美乳，从柔软的小腹，吻到胀卜卜的阴户。

当阿梅的丁香小舌，在雯雯肉唇上舐舔，在她小穴中钻进钻出时，雯雯差点昏厥过去，浑身瘫软┅┅

从此，她们就成为性伴侣，常在一起「磨豆腐」，还买了各式各样的假阴茎，假凤虚凰，玩个不亦乐乎。

没想到阿梅做了鬼，她们还能相逢，现在又四片樱唇紧贴，吻出欲火来，裸露的酥胸，乳峰压着乳峰，柔软的

小腹，隆阜府擦着隆阜┅┅

阿梅挪过丰臀，将一条大腿嵌进雯雯的两条粉腿间，顶住雯雯的水蜜桃。

雯雯乘势将阿梅的腿夹紧，阿梅的水蜜桃压在雯雯的腿上了，蜜汁溅出。

四肢紧缠，互相厮磨，喘喘嗟嘘片刻，阿梅嚅嚅地道：「雯雯┅┅

我下面痕得受不了啦给我舐舐，伸你的舌头进去，像以前那样。」

雯支想起刚才阿梅给她舐阴，马上说：「好，阿梅姐，不过，我的舌顿不会变长的哪，没你般长舌┅┅」

「唉，总好过桃源洞内空无一物，雯雯，来吧」

阿梅说着抱住雯雯翻了个身，自已躺在下面，撩开四肢。

雯文甜甜一笑，缩下身子，先摩挲轻搓阿梅椒乳上的鲜红樱桃，更含进嘴裹，丁香吻一番。

阿梅娇躯微颤，迫不及待道，「雯雯，更痕啦，去玩弄水蜜桃吧」

摆摆屁股，催促雯雯。

「阿梅姐，」雯雯莞尔一笑，打趣道：「没想到你做了鬼更加心急」

「否则怎叫鬼一般心急呢？好雯雯，快给我舐吧，痕痒到心裹啦」

阿梅按住雯雯的香肩，将她往下推。

雯雯一滑，面孔贴到阿梅的小腹上，於是她双膝跪在阿梅腿间，将阿梅的两条美腿高高举起，大大分开了，她

又见到阿梅的水蜜桃了

她们的阴户大有分别，互相仔细比较过。

雯雯茸毛柔软疏落，一只溧亮的倒三角，两座白玉丘，夹一条粉红色幽溪。

而阿梅阴毛浓密似道瀑布垂下，美鲍呈啡色，两片小阴唇又肥又厚，突出像撅起的嘴唇。

雯雯一张口，就将两片小阴唇含进口中，丁香小舌舐舔一匝，游入洞内。

阿梅「喔」地低嚷一声，双手紧按住雯雯的脑袋。

雯雯则将一双玉手伸到阿梅胸前，抓住她的椒乳搓捏，一边樱嘴紧贴住她下面的嘴巴，小灵蛇在桃花溪内乱窜。

阿梅花枝乱颤，依哦呻吟┅┅

雯雯的手口正向阿梅的三点大肆进攻，只感到有只手在爱抚她高高撅起的粉臀，手指沿着股沟摸到她的阴户上，

那儿早已湿濡一片，一支手指破门而人雯雯浑身一颤

阿梅的双手仍在自已头上，怎来第三支手？做了鬼会有三只手不成？

她扭头一看，「哔」不由得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

摸雯雯浑圆粉臀，还将一只手指插进她湿沥弥桃源仙洞的鬼手，确实不是倩魂阿梅变出来的第三只手，也不是

鬼的手，而是男一个人的手

此人也不是旁人，正是雯雯最近与他打得火热的性伴侣大卫

难怪雯雯要「晔」地低嚷一声，

驽恐地倒抽一口冷气，大卫无论如何都算她的男友，情侣，竟见到她埋首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玉腿之间，「啜啜」

有声地舔阴品玉，他会怎样想？

但雯雯惊魂末定，大卫却笑眯眯道：「雯雯，是我大卫啊别怕，继续，继续你舐这位美姑娘的美鲍，我插你的

水蜜桃┅┅」

话音未落，阿梅却已「霍」地坐起身，双手护住胸前一对白玉峰，两条玉腿也紧紧夹在一起，杏眼圆睁，又惊

又羞，斥道：「你┅┅你是谁？贼？你┅┅你想干嘛？」

她原本瘫软在床上，媚眼闭紧，亨受雯雯的口舌服务，那丁香小舌宛如一条小小灵蛇，在她阴溪裹游弋翻腾，

撩得她浑身酥软，感觉美妙无比，且快感愈来愈强烈，似要丢了！

偏偏在追节骨眼上，雯雯突然缩回舌头，杂开她的桃源，蓦地感到莫名空虚。

她睁开双眼，赫然见到一个赤身露体的高大男人，还在跟雯雯说话，以为是贼人闯了进来，所以喝斥。

「别，别误会，小姐┅┅」大卫摇摇手，说道「我是雯雯的男朋友，并不是贼，你是┅┅？」他反问。

雯雯这时已镇定下来，今她彷佛吃了定心丸的，显然是大卫的态度，他目睹自己的女友与另一个女人鬼混，竟

毫不生气，於是放大胆子说：

「大卫，她叫阿梅，是我闺中密友，她随家移民枫叶国，我们已有三个月未见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她指的，当然是磨豆腐这回事。

「哪裹，哪裹」大卫耸耸肩，「如果见到你跟男人在亲热，我才会生气，吃醋，伤心，她是女的，又是美女，」

他目光贪婪地上上下下打量阿梅美艳的胴体，「找无所谓，我也无损失的，是不是？嘻嘻。」

他摆出大方的样子，咧开嘴笑笑。

其实他心中在想，妙到毫巅，送上门的美女，怎可放过，这下可以一箭双雕，一王两后，一叉戳两鲍

他正在打如意算盘，那边厢的阿梅勃然变色。

她柳眉倒竖，目光灼灼，不无埋怨地对雯雯道：「你怎么搞的？我走了才几个月，你就移情别恋，而且搞的是

臭男人」

「阿梅姐，别生气」雯雯坐到她身旁，双手搂住她，说道：「「我」情不自禁嘛你走了，我空虚，我需要有人

惜我，爱我，给我性快乐。他┅大卫，能做到，他对我好好，况且┅┅」

「你已经过身啦，我总不能守寡，是不是？好姐姐，别生气嘛」

雯雯贴在阿梅身上，粘粘糊糊，既说理又撒娇。

「唉┅┅」阿梅叹口气，说道：

「你说的也在理，我们人鬼殊途┅┅难怪我来看你，你光脱脱睡着，我舔你下面的小宝贝，你迷迷糊糊叫大卫，

而不是叫阿梅了，唉，时不我┅┅」

她瞥了大卫一眼，又说：「不过，何苦弄个臭男人呢？你还是变了？」

「不，阿梅姐┅┅」雯雯双于勾住阿梅的膊头，紧紧细语，我们情窦初开就成了密友，情侣，从末尝过男孩子

的滋味，其实，男人不是个个臭，个个坏的，大卫他好好人的，每次都令我欲仙欲死，你瞧，他下面那根肉棒棒，

我们的舌头，手指，甚至那假阴茎，怎么能跟活生生的阳具比呢？不信，你试试」

阿梅扫了大卫胯下一眼，赫然见到黑乎乎的一条大海叁，半软不硬地垂在腿间。

「哼」她嗤之以鼻，「丑八怪，我才不喜欢呢」

大卫乍听雯雯说「你已经过身啦，我总不能守寡」，好生诧异又听阿梅道「我们人鬼殊途」，更觉奇怪，明明

两个活色生香的美女，甚么人啊鬼啊的？不知所谓

但有一点他已经清楚，眼前这两个女孩子，原本是同性恋情人，未尝过男人滋味，就沉缅於假凤虚凰，阿梅民

之后，他才有机可乘，搞上了雯雯，也让这美钝钝，白雪雪，香喷喷的美女，真正成为女人

他想，如法炮制，只要让阿梅尝尝大红肠的滋味，开斋吃荤，她也能变成真正的女人，不会再满足於磨豆腐

想到这儿，他就跳上床去，跪在她俩跟前，指住自已胯下的累累之物，对阿梅道：

「阿梅，你既然是雯雯的好姐妹，这条肉棒，理该分享的。你可别瞧它样子丑，尝到它的美味，你就不会再说

它为丑八怪，而是好宝贝了呢！必定胜过雯雯下面这只小宝贝，因为阴户你也有，而阴茎，你没有的」

「呸谁希罕来着」阿梅心如鹿撞，见那条丑八怪蠢蠢欲动，居然也有些心动，但仍嘴硬。

雯雯夹在一男一女两个情人之间，只想做和事佬，她伸手掏起大卫的阳具，握在掌中，捏捏捋捋，阴茎很快暴

胀，龟头成了紫红色，头岳岳，似蛇想找洞钻。

「你瞧，阿梅」雯雯来回抖着又粗又长的阴茎，说道：「大卫说得对，其实，这东西，乍看是丑丑的，看久一

点，不但不觉得丑，还挺可爱呢，甚至忍不住想舔舔它，含含它。阿梅，你摸摸，很好玩的┅┅」

「开玩笑」阿梅「霍」地站起身，说道：

「我不锺意，况且┅┅我是鬼」她摊开双手。

大卫见她赤裸裸站在床上，近在咫尺，美丽胴体，今他眼前一亮，鬼？开玩笑吧

原先捂住的乳峰，夹紧的桃源，这下子都露了出来。

一双椒乳，两粒红樱十分悦目，阴阜茸毛浓密，犹如瀑布垂挂她要在柔软的床上站稳，两条玉腿少不免分开，

跪在她跟前的大卫，正好瞄见神秘的溪谷，他见到两片肥厚的小阴唇，宛如撅起的嘴巴。

大卫不由分说，双手按住她的两只玉足，嘴巴向她的阴户贴过去，一下子就含住了那两片肥肥厚厚凸出在外边

的小阴唇。

此举迅雷不及掩耳，阿梅压根儿没有防备，他的嘴巴已经含吮到她下面的肉唇，今她如遭电击，浑身剧烈地一

震。

「喔」她尖嚷一声，倏而散失。

「咦？人呢：」大卫嘴上含住的阴唇不见了，手上按住的一双纤足不见了，整个阿梅不儿了，「奇怪，躲到哪

儿去啦？那么快？」

他一头雾水，傻住了。

「阿梅姐阿梅姐」雯雯向空中嚷。

没有回应，也不儿人影。

「都是你那么猛浪！吓跑阿梅姐啦！」雯雯埋怨大卫。

「怎么可能┅┅难道真是┅┅」大卫的面色变了。

「骗你不成？阿梅过了身，她自己都告诉你，她是鬼嘛」雯雯很生气地说：「将她吓跑了，你真该死」

大卫儿雯雯毫无惧色，心想：

对啦，只有鬼怕人的，这是阳间嘛！我何惧之有？真呵惜，我阅女无数，就是未与女鬼性交过┅┅

「对了，」他闪念，附在雯雯的身边道：「阿梅会出来的，我们开始做爱！

逗她现身。」

雯雯黑宝石般的眸子滴溜溜的一转，抿口对他偷偷一笑，伸手作了个「ＯＫ」

的姿势，表示会意。

她随即往床上一躺，翘起两条修长浑圆的美腿，搁在大卫肩膀上。

大卫大大地擘开她的双腿，胀卜卜的水蜜桃已流出一片莹白的蜜汁。

「哔」他用手指一捞，指头上栽垂下丝丝粘液来

「我还没开始干，你巳经淫水汩汩？喔，想必是阿梅的缘故，不过，雯雯，我的大香肠塞进你的直嘴巴，你更

会口水直流」

他说着捉起那长矛，对准红艳艳的花芯，屁股往前一挺，长驱直入。

雯雯「唷」叫嚷一声，那根又粗又长的大香肠不见了，给她整条吞下去了

倩魂阿梅也同时「唷」地一声，很轻，想必是目睹肉棒插入桃源洞，爱液四溅，今她震撼，情不自禁地也叫出

声来吧这声音给雯雯与大卫捕捉到了，他俩会心地交流一下目光，俱十分得意。

既然知逍阿梅并末离开，大卫大发神威，霹雳啪啪，肉棒在肉洞十进地出出，时快时缓，时深时浅，雯雯依哦

呻吟，甚至哇哇大叫，显然无比享受。

抽送了几百下，大卫突然将黑亮的大肉榨拨出来，拍拍雯雯的盛臀。

站在床边隐形观战的阿梅，正看得肉紧，自已也伸只手指进桃源洞内掏掏挖挖，却骤然见两条肉虫停下来，有

些奇怪，心想：怎么完了？肉棒还硬如铁呢！，

这一闪念刚现，却眼瞧见雯雯翻转身去，四肢伏地，高高撅起个「八月十五」，粉臀下，玉腿间，凸出半个球

来，那是肥嫩的肉唇，中间巳张开，露出红艳艳湿漉漉的一条幽溪。大卫的龟头在肉洞口撩撩磨磨，「滋」地猛插

进人，不见了影儿。

雯雯「噢」的一声欢嚷，粉臀乐得晃起来。

大卫又抽送起来。

这回，阿梅看得更消楚，大卫将又粗又长的肉棒抽出来的时候，似乎将雯主阴户裹红艳艳的嫩肉都翻带出来。

惭惭地，大卫快速抽插，一根亮晶晶的黑棒飞速进出着，如影随形，「滋滋」

「啪啪」，汁水四溅，打得阿梅惊心动魄。

雯雯「噢噢」，「舒服」，「啊啊」，「我死」「我死了」大声叫床，嘴裹乱嚷，欲仙欲死。

终於叫着：「我来了┅┅来┅┅来了啊┅┅」

娇躯抽搐，俯扑在床上，眼珠反白，似死了一般。

但大卫胯卜依然雄纠纠，气昂昂。

「喂喂雯雯，我┅┅我还未泄呢，」他急着说。

「你┅┅太利害了，太┅┅」雯雯喘息着，说道：「太舒服了，我来了好多次高潮呢唉，可惜我一个人，顶你

不住了，我不行啦，如果阿梅接棒就好了。可怜她，至死都末开斋，末尝过真正男人的大肉惕，我却吃得太饱┅┅」

「不行，雯雯，我没没泄，硬翘翘的难受的，快给我继续。」大卫扑到她的肛门，说道：「否则进后门戳屁眼」

「啊，别别」雯雯花容失色，说道：「你那样大条，想抽爆我的屁股吗？」

「但┅┅我不泄不行┅┅」大卫分开她的腿，似乎想霸王硬开弓。

「住手」蓦地一声娇叱，阿梅出现在他的身边┅┅

「阿梅姐」雯雯翻过身来，喜出望外地抱住阿梅的大腿。

「你别欺侮她」阿梅对大卫脱。

「阿梅姐，别误会」不待大卫答腔，雯雯先开口：「不是欺侮，是性爱。只是，我已吃饱了，我满足不了他，

不能怪他，男人总要泄了才舒服。」

「是的，是的！」大卫挺起小腹，「你瞧，硬翘翘，憋得好难受。」

「唉！」阿梅伸手过去握住大卫的阴茎，又硬又烫，还在掌中卜卜跳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我已入了地狱。大卫，我不想你用这家伙插伤雯雯的屁眼，我┅┅我代她吧！」

雯雯乐了，「阿梅姐，多谢你伸出援手，嘻嘻，应该说伸援援「穴」才是！

其实，你也会快乐的，你生前都末尝到这种快乐过，试试就知。」

「快乐你的死人头」阿梅瞪她一眼，说道「没想死了还要打烂斋钵，都是为了你这冤家」

大卫趁热打铁，不待她们多言将阿梅放平在床上，劈开她的玉腿，已见阴户隆凸，小阴唇又肥又厚，似嘴撅起。

他埋下脸去，口含住，竟闻到一股消幽幽的香味。

手口并用，阿梅花枝乱颤，桃源同样流出津津淫水。

大卫迫不及待，挽起她的大腿，龟头对准肉洞，猛一挺，一竿子插到底！

阿梅「喔」地一声娇嚷，目闪艳光，紧紧搂住大卫┅┅

【完】